

中國青年叢書

偉大的友誼

青年出版社印行

中國青年叢書

偉大的友誼

青年出版社出版



偉大的友誼

編者：中國青年社

出版者：青年出版社
發行

總管理處：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

營業處：北京 上海 西安
重慶 廣州 瀋陽
漢口 太原 濟南



1950年7月初版 1—10,000(京)基價2.20

1950年9月再版 1—10,000

『中國青年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中國青年叢書」，供給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學生、幹部等閱讀。

二、本叢書編輯方針為幫助廣大青年學習、研究與解決廣大青年思想、生活等問題、指導青年工作並介紹國內與國際青年運動。

三、叢書範圍，包括青年修養、青年工作論文、青年團活動介紹、國際青年運動、文化知識、文藝等。

四、本叢書陸續編印出版。

目 錄

偉大的友誼·····	蘇聯·畢爾文采夫(一)
庫里申科大隊長·····	劉 羣(四)
一夜·····	舒 羣(一二)
我的女教師·····	舒 羣(二一)
娃麗和她的徒弟·····	張 琳(二九)
阿洛夫醫生·····	方 紀(三七)

偉大的友誼

蘇聯·畢爾文采夫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們的鐵甲列車，在白教堂南離卡拉比希車站不遠處和白軍作戰時，車頭砲位的裝彈員，爲全隊人人所喜歡的華涅奇卡受到了重傷。看護兵代行醫生職務，用帶子給他包紮了肩部，砲兵們拿大衣、毯子、以及手邊的一切東西給他鋪了一個軟軟的「床」，讓他躺下。

實在說來，華涅奇卡不是華涅奇卡，是一個中國人，作爲志願兵在紅軍中服務。他本來有一個在俄國人聽來非常複雜的名字。如果我記得不錯，他的真名是祝進芳（譯音）。這個名字到處受到歡迎。華涅奇卡誠懇、善良，是一個性子非常好的人。他曉得的俄國話不多，因此難得開口，在人們對他說話時總是露出明朗的微笑，顯出有些難爲情的模樣。作事勤奮，在戰鬥中勇敢而沉着。華涅奇卡的受傷使鐵甲車上所有的人都難受，特別是一號砲瞄準員，前驅逐艦「卡利亞克利亞」號砲兵伍長鮑格唐·奧尼普柯。

文雅、謙遜的華涅奇卡和豪放、健談、愉快的歌唱家、跳舞家的鮑格唐，他們兩人非常投機。現在鮑格唐坐在華涅奇卡旁邊，担心地望着他的逐漸變成鐵青的臉。華涅奇卡死在眼前了。給他包紮時，他流了太多的血。必須馬上送他進醫院或病房。但是前後的道路都給白軍破壞了，要修好後鐵甲列車才能走。

華涅奇卡默默地躺着，緊咬着嘴唇。鮑格唐握着他的健康的手，輕輕地說道：

「華涅奇卡，呻吟啊，不會丟臉的。一呻吟，就會覺得輕鬆了。好兄弟，熬一熬！你不會這麼早就死的。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哩！我們消滅白軍，就可以過幸福的日子了。你到我們烏克蘭去。或者你回到自己的老家，到中國去。聽說你們中國人多，不知道有幾萬萬。如果把窮人的這些力量發動起來，什麼事做不到呀？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和你們中國在一起。如果我們手攜着手共同奮鬥，世界上的布爾喬亞一定會馬上垮台的。我說的是真話，華涅奇卡……」

華涅奇卡張開烏黑、晶瑩的眼睛，對鮑格唐的臉注視了一會，他笑着，掙扎着撐起瘦弱的身子坐起來，把健康的手圍住鮑格唐的頭頸，用勁地吻他。之後，張開手，望着鐵甲車壁的任何地方突然以清脆的聲音說道：

「中國、俄羅斯在一起……布爾喬亞完結……（華涅奇卡把手心按在喉頭）就要到了！……一定的！……」

突然的激動耗竭了他的力量。華涅奇卡仰面倒下，再也不說一個字。半個鐘頭後，他像活着的時候一樣靜靜地讓逝地死了。

今天我想起了華涅奇卡的死——這個和地面上第一個舉起十月紅旗，和俄羅斯人民攜手為全世界普通人的事業、為偉大的勞動真理而戰鬥的中國人民的英勇兒子。

臨死的華涅奇卡深信這兩個最偉大、受剝削和壓迫最深的民族——俄羅斯和中國人民團結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時候一定會到來的。那時布爾喬亞就末日臨頭了。

許多年過去，幾萬萬人的中國在艱苦鬥爭中爭取自由，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勝利獲得了。舊中國滅亡，偉大的、由為人民敬愛和人民一同經受一切考驗的戰鬥領袖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全世界的和平陣綫獲得了強大的生力軍。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克林姆宮中簽字，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和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華人民共和國、各人民民主國家——這是一股不能戰勝的和平力量，是任何掠奪者和侵略者無法逾越的界限。天真地以為只要提動武器，民主人民就會俯首貼耳的愚蠢的英美戰略家，在決定切斷和平解決各項問題的道路、破壞兩個制度和平並存的局面之前是必須再三再四的考慮一番了。

帝國主義者的道路上升起了不可克服的和平力量，如果他們敢於發動戰爭，他們一定迅速「完結」，這個不光榮的卑劣的結局，三十年前祖籍中國而和俄羅斯兄弟一起為不朽的共產主義事業戰鬥的紅軍戰士華涅奇卡臨死時，早以自己的心透視到了。

（選自時代雜誌七期）
（原載蘇聯文學報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車里申特大尉身

降

庫里申科大隊長

劉 韋

——追記抗日戰爭中的蘇聯空軍志願隊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在延安慶祝抗日勝利的狂歡夜裏，面對着像揚起了幾百面紅旗似的滿山滿谷的火光，我想起了庫里申科大隊長；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學習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讀到『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綫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又記起了庫里申科同志；不久以前，在瀋陽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上，當林楓同志講到『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是生死朋友，生死關係』時，我猛然憶起庫里申科同志的面容；此刻，當我拿起筆追記這一頁蘇聯紅軍幫助中國人民抗戰（過去因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蒙蔽，很少人寫到）的史詩時，彷彿還一位剛健樸實的，中國人民的生死朋友，站立在我的面前。

達莎飛來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日寇像發瘋一樣轟炸全國各大城市。重慶、成都、西安等城市的人民，天天在警報裏過生活，在白寺驪（重慶），宜賓，鳳凰山，太平寺（成都）飛機場裏停放着的是破爛不堪

的，廣東飛行員一面用腳踢一面罵「丟那媽，發國難財」的，法國的不能作戰的戰鬥機和英國的教練機；穿新裝，坐轎車，到機場來擺樣子的英美紳士教官，老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飛行員沒有飛機，機械士在修破爛，大家都在焦急，盼望著蘇聯的重轟炸機早一天飛來。

不錯！「卡秋莎」（蘇聯援助中國抗戰的輕轟炸機，又名SB），在保衛武漢當中立過大功，N 15，N 16（蘇聯的戰鬥機）是當時保衛祖國領空的唯一鐵翼。但武漢撤退後，轟炸半徑加大了，完成遠距離轟炸的任務，不能不落在「達莎」（蘇聯的遠程重轟炸機，又名PB）身上了。

像盼望了許久，終於來到眼前的親人一樣，我們的達莎飛來了。她帶來了「天兵天將」：庫里申科和考茲洛夫兩個大隊。重轟炸機來了，飛行員，轟炸員，射手，地面人員，工程師，技術士，全廠人馬都來了，中國空軍人員的愁眉苦臉的姿態掃去了，開始了緊張的教練。

一面作戰，一面教練

在敵機穿梭式的轟炸下，蘇聯空軍一面作戰，一面又擔負起訓練中國空軍的雙重任務。

從庫里申科大隊到來的第一天起，我們就在他的隊裏做翻譯工作。除了有事他很少談話。方方的，樸實的面孔，堅實的體格，髮帶帶黑色，蠟仁的顏色和中國人的差不多，眉毛重重的，高高的個子，但脊背很少看到挺直的時候，因而顯得是中等身材，外表像俄國的農民，也有些像中國的山東大漢。快三十歲的人了，但偶爾笑起來像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記得一次在一起吃中國飯，他第一次學着用筷子，兩根筷子像夾在手裏樣的分不開，他看看別人，又看看自己，大笑起來，直到現在我的記憶猶新。

早晨，英挺的達莎站立在太平寺機場（成都城南七華里）的四周，加油車四處奔跑，發動機都在吼叫，「師卡斯」（機槍）發射的聲音，震破了寂靜的晴空，庫里申科大隊開始教練了。

起飛前，庫里申科同志對每一個學飛的中國飛行員，講當天飛行的科目，講它的特點，性能，操縱方法，講儀表。他親自看着飛行員坐到駕駛艙裏的座位上，給他們墊好，親眼看着飛行員腳踏到剎車，自己才坐到前艙裏。

落地了，庫里申科仔細地，安靜地講評飛行的成績、缺點和糾正的方法。爲了糾正一個飛行員的落速和進入機場角度的偏差，有時連續帶飛三四次，在跑道旁這樣劃那樣劃，像「萬世師表」裏鄉村女教師一樣。在學飛的青年飛行員的面前，我從來沒看到他有絲毫不耐心，或怕麻煩的神情。

改造中國空軍的教育

當時中國飛行員的最大的兩個毛病，是抗戰前後德國和英美教官留下的餘毒——不愛護飛機和不講求作戰需要，祇圖在空中玩花樣。庫里申科同志費了很大的力氣和這種帝國主義暗害殖民地人民的，已經形成習慣的偏向作鬥爭。每當飛行員在空中犯了老毛病，不按規定的科目飛行，獨出心裁，擺樣子，或落地漫不經心的時候，我常常看到他的陰沉的面孔和懷着憤怒，但用最大的忍耐，才沒發作出來的神情。記得有一次，他實在忍不住了，對一個兩點落地後，機身跳動得駭人的飛行員，要我問他：「是飛機操縱他，還是他操縱飛機？」飛行員佇立好久羞慚不作聲，然後庫里申科又慢慢講飛機是國家的財產，中國在抗戰，從蘇聯運飛機到中國不是容易的事情，損壞了一架就少一架，損壞了一條鋼線都要到庫里以外去補充。這時我看到飛行員像做了一件對祖國犯罪的事情一樣，難過了，接

着庫里申科大隊長又告訴他，蘇聯志願隊和爲資本家服務的英美教官根本不同；對於英美教官來說，中國多損壞一架飛機，本國的資本家就多賣一架飛機，多賺一筆錢；而在蘇聯則沒有資本家。我從庫里申科同志的像真理一樣樸素的話語裏，學習了馬列主義。

全心全意爲人民

連續了一個多月的夜間航行教練後，我發現庫里申科大隊長的面容不如剛來時的容光煥發了，眼窩也微陷了。記得在一個躲警報的晚上，在距太平寺機場不到一公里的他的指揮所裏，我會勸過他，在結束了夜間飛行教練以後該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庫里申科同志的回答，却使我無話可說。這段話的每個字都沉重地嵌入我的記憶裏，而且我相信在我寫出來之後，它會嵌入到每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忠誠的讀者底記憶裏的。他講道：『說實話，我像體驗着我的祖國的災難一樣，體驗着中國勞動人民正在遭受的災難，我每當看到遭到日本飛機炸毀的建築物 and 逃難的人羣就難過。日本人爲什麼要來轟炸在大路兩旁的田裏安詳恬靜地勞作着的中國農民呢？』庫里申科彷彿覺得他是過於激動了，接着聲音又放緩一些，指着自己的錶對我說：『眼看過兩點了，敵機還在上空盤旋。女人們，孩子們躲在野地裏，不得回到家裏安眠，勞動者和一切公務人員晚間不得休息，白天不能正常生產，由這種卑鄙地擾亂性質的夜襲所造成的生產上的，精神上的損失是很大的。我們要敵人付出多倍的代價，要敵人在我們的打擊下倉惶逃命。』

有誰要知道什麼是蘇聯人民的國際主義，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底真正含義嗎？有誰要證明蘇聯紅軍熱愛中國人民的崇高的友誼嗎？請牢牢記取我從十年前的日記本裏抄錄下來的庫里申科大隊長的話

鐵的隊伍，鐵的紀律

八月的上半月，剛剛結束教練，庫里申科大隊擔負起了轟炸的任務。

庫里申科大隊的嚴守軍事祕密的精神（應該說，這是蘇聯紅軍底特點之一）貫徹到了每個人，每個動作的細節。我們是看慣了國民黨空軍的把戲了：轟炸機隊出動的前幾天，場夫就忙着搬炸彈，因放在機場裏怕敵機來炸，就散放在機場的四周。機械人員東忙西忙，飛行人員跑到城裏對他們的親人和朋友大講他就要到來的任務。到時候，天氣不良飛不成，有的還要對別人解釋一下他未飛走的原因。

庫里申科大隊裏的情形却是完全兩回事。出發的頭一天，一絲也看不出第二天出動的徵候來。照例是晚上二三點鐘光景，庫里申科大隊長從睡夢中推醒我，我們一同到機場去，庫里申科大隊的隊員們一齊下手，抬炸彈，掛炸彈，開來汽油車上足油。東方的太陽還未放紅，庫里申科和他的戰友們的鐵翼已高翔在百里外了。

早飯後，國民黨的飛行人員在談論飛走了幾架A·B，紛紛估計着轟炸的目標。但有誰會知道呢？祇有當我們到電台聯絡的時候，接到「過宜昌」「過沙市」的報告後，才肯定了他們的航程。

上午照例是興奮的，緊張的，下午過三點鐘以後，我們庫里申科大隊的每一個人，都仰望天空，盼望着英雄們勝利歸來。

一架，二架……九架，庫里申科轟炸機羣安然降落了，人們蜂擁上前看他們的隊長和戰友，看他

們的心愛的達莎。每看到彈痕累累的機翼或被子彈穿透了的油箱，大家都為英雄們捏一把汗。

揚子江的狂濤捲走了中國人民的生死朋友

八月十三日的夜裏，庫里申科大隊長又把我從夢中叫醒了。當東方放白的時候，他又率領着他的戰友們飛走了。起飛前拉開艙門揮手向留在家裏的戰友們致意，從此就再也見不到我們的庫里申科同志了！

傍晚了，還不見庫里申科回來，跑去問剛剛離開機艙的副大隊長馬卡羅夫，才聽到了庫里申科大隊長的噩耗。

十四日的下午兩點鐘，庫里申科大隊在武漢上空同德國法西斯供給日本強盜的米塞師米特戰鬪（親愛的讀者，不要忘記，這時候國民黨反動派的報紙對德國法西斯不說一句壞話，和德意法西斯還未斷絕邦交，武漢撤退前後，德國大使陶德曼曾經是賣國賊蔣介石投降妥協的拉線人！）展開了生死的搏鬥。

據脫險歸來的庫里申科大隊長的射手（可惜名字不記得了）對我講，在這次空戰中擊落了敵機六架。戰鬪剛剛一開始，三架米式敵機就直撲向庫里申科的領航機，射手對準猛撲的一架敵機開火，黑煙起處，敵機翻滾下去了，但庫里申科駕駛的領航機的左發動機，却被另外一架敵機打中了。庫里申科用單發動機飛出了重圍，沿着揚子江飛到了蕪縣上空。機身失去了平衡，不能再繼續前進，為了保持飛機完整不受損失，庫里申科的單發動機的飛機，平穩地降落在揚子江心。

轟炸員和射手脫下飛行衣，跳水浮到岸上，但三月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晝夜操勞，未得到一天

休息，又在空戰中過度疲勞的庫里申科大隊長，是再無氣力浮到北岸了。

揚子江的狂濤捲走了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人民的最忠實的兒子，捲走了中國人民的生死朋友！

萬惡的國民黨反動派

一月後庫里申科同志保護得好好的達莎，從揚子江裏打撈出來了。聽到去萬縣打撈飛機兼為庫里申科大隊長修墓的阿列克謝工程師和潤到北岸的轟炸員同志的談話，我們才清楚了：使庫里申科大隊長慘遭不幸的不僅是萬惡的日本法西斯強盜而且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官僚統治。當天的下午，岸旁有許多船隻，國民黨的縣政府就在北岸，從飛機降落，到機身下沉，有足够的時間組織漁船去救人出險。但祇會榨取民脂民膏的國民黨官僚政府，從來沒給人民做過一件好事，演出了眼望着救命恩人落水不去搭救的慘劇。

聞 謠

八月十五日，國民黨反動派的報紙用頭號標題寫道：「我神鷹大隊轟炸武漢」。十年了，也許還有人當真相信這是國民黨空軍的傑作吧？不是的，雖然我們的久經敵人轟炸的磨難、祇見敵機轟炸我們不見還擊的人民，讀到轟炸武漢——敵人重要陣地的消息吐氣揚眉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是應該的，但應該知道這和國民黨反動派絲毫沒有什麼相干，這是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的蘇聯空軍志願隊的功勞，是庫里申科大隊長用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的生命換來的。讓一切熱愛祖國的人民記住吧！當英美

帝國主義正串演「遠東慕尼黑」詭計要出賣中國人民討好日本的時候，蘇聯派遣了大批空軍來中國幫助抗戰；讓母親們告訴孩子們永遠記住吧！當美國資本家賣航空汽油、廢鐵給日本，來轟炸中國人民的時候，在武漢上空同日本強盜奮戰之後，爲保全飛機降落到蕪縣江面的蘇聯空軍大隊長庫里申科停止了最後的呼吸。

中蘇人民永遠友好萬歲！

中國人民的生死朋友庫里申科大隊長永垂不朽！

一夜

舒 群

「九一八」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二年的一夜。

這個哈爾濱秋末的夜，已經冷了。馬迭爾舞客，穿上冬季夜禮服。小舢板的船夫，在星光下的松花江上，打起哆嗦。巡邏的日本憲兵，除了清酒的溫暖，又套上皮面呢裏的大坎肩。暖了的人，比夏天還樂。冷着的人，開始受冬天的苦。能樂的人，愛怎麼樂，就怎麼樂；樂，是沒人管的。受苦的人，隨怎麼苦，就怎麼苦；苦，也是沒人管的。日本特務祇管反滿抗日份子，和共產黨人。

蔣介石的跑腿的——吳鐵城親來新刷的「中國國民黨哈爾濱特派員」的牆，讓本莊繁貼了「備對義軍行動，欲加妨害者，必出斷乎慮置」的佈告，溥儀貼了「王道樂土，當可見諸事實，凡我國人，望共勉之」的「滿洲國執政宣言」；如今日久天長，被風雨侵蝕，被人手撕碎；夜是黑的，黑筆又寫上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偽滿洲國」，「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等標語。能貼的人，隨便怎麼貼；貼「佈告」，貼「宣言」，是沒人管的。日本特務祇管黑夜，祇管黑筆寫的「標語」。

有個有名的日本特務，擦過好多標語，殺過好多我們的同志。因此，這個填蛋，夜夜洋洋得意。我們不是恐怖主義者，可是，我們不能不給他個恐怖的處置，所以我和楊佐清同志接受了這夜裏罰他的任務。關於懲問他的經過，留待以後再寫；現在，我寫的是，事後逃走的故事：